

貴州人口研究文集



(1979—1985)

貴州大學 人口研究中心

924.2
a

呂左

贵州人口研究文集

呂 左 编

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双成

封面设计 吴传文

内部书刊印制许可证 (85) 黔出业字126号

贵阳信誉印刷包装厂印刷
工本费：3.50元 (内部发行)

编 者 的 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科学的研究获得了蓬勃发展。我省人口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在人口调查、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贯彻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陆续发表了许多人口理论文章和调查报告。为了反映这一时期（1979—1985年）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科学的研究成绩，找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推进全省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科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地开展，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选编成《贵州人口研究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期望这个集子成为引玉之砖，使我省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科学的研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编辑人口研究文集，在我省还是第一次。由于受到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收编的文章又发表于不同的时期和刊物，不同文章中引用的资

料难免会有重复。有的文章尚未收入，我们将继续编印续集。

在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单位和老红军白进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文集中的不妥或错误之处给予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贵州人口研究文集

(1979—1985)

目 录

一、人口理论与人口问题

- 学习人口理论控制人口增长 吕 左(1)
采取经济措施控制人口增长 若 锋(26)
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推行计划生育 吕 左(29)
-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 田祥璋(36)
人口规律 邓 焰(44)
人口状况应与四化建设相适应 欧祖培(51)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实现我国人口目标的有效途径 吕 左(58)
同传统的生育观决裂 吕 左(63)
- 试论我国人口限度问题 黄习瑛(69)
对研究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一点意见 曹 鹏(84)
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探讨 田祥璋 欧祖培(88)
人口数量与社会生产力 蒋应铨 谢合宽(101)
试论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吕 左(112)

关于提高人口质量的对话	徐培芳	(118)
试论教育在提高人口素质中的作用	周光琴	(125)
控制人口与保护环境	吴树德	(136)
从若干统计数据看我省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杨宗贵	(149)
贵州人口发展趋势和粮食耕地问题	肖家俊	(164)
从算人口、耕地、粮食账看贵州控制人口增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杨宗贵	(176)
贵州省人口问题及对策	吕 左	(187)

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也谈韩非的“人口思想”	李善明 周成启	(203)
关于韩非的人口思想问题	李善明 周成启	(219)
试论资产阶级人口思想的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人口科学的创立	刘绍唐 李雅君	(226)
明清以来贵州人口的发展	蒋德学	(238)
清初贵州人口考	蒋德学	(251)
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	蒋德学	(262)
略论近代贵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张世德 乔云生	(275)
解放后贵州人口的发展	向明序 张开友	(284)

二、民族人口问题

试论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问题	张正东	(292)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和计划生育情况	文炳荣	(302)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和现状	张天路 陈秀英(307)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概况	张正东(316)
台江县苗族人口调查报告	吕 左 李海林等(321)
台江县苗族人口计划生育调查分析	彭南松 吕 左(335)
从“敬桥”看台江苗族的生育观	张正东 石开忠(345)
贵阳市新堡民族乡人口调查报告	
从婚姻制度的变迁看贵州青瑶人口发展的历史	吕 左 罗家琪 李 欣 霍本明 刘安桂(352)
瑶山人口问题初探	石开忠(375)
黔东南自治州1084名三至七岁儿童智能测查分析	邹碧华(392)

三、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

贵州省未来100年人口发展预测	
人口预测模型的研究	林国钧 王延坤 田祥璋 欧祖培(396)
改进参数的人口预测生育函数公式及其计算程序	赵正澄(411)
贵州人口预测中死亡函数的拟合	谢文叔(422)
怎样预测人口	林国钧(428)

贵州省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初步设想

张双成 吕 左(432)

四、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

- 试论我国有计划控制人口的政策 吕 左(448)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 田祥璋 邓 焰(464)
“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郭 霞(469)
二铺区坚持“两种生产”一齐抓 胡贤生(477)
计划生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蒋德学(480)
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黎志飞(483)
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王 琳(489)
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标准 王 琳(492)
关于“四二一”问题 王 琳(495)
避免近亲结婚是人类正确的选择 王 琳(497)
试论贵州育龄妇女多胎状况及客观因素 程邦嘉(499)
杜绝多胎生育是实现人口目标的重要一环 吕 左(509)

五、人口与经济

- 贵州人口经济资料 黄习瑛(512)

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学习人口理论控制人口增长^①

吕 左

一

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特定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数量和素质的人的总称。人口本身是个复杂的社会整体，也是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存在和发展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各种人口现象之间，人口与自然，人口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都具有规律性。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产生不同性质的人口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人口问题，历来是重大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古今中外都为人们关心和重视。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研究人口问题，

^①1978年11月，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会议期间听了陈慕华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重要报告，拜读了刘铮、邬苍萍、孙敬之、查瑞传、吴斐丹、宋健、曹明国、田雪源、相德清、曹景春、赵世利等人口学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论文，深受教育。从此次会议结束到1979年出席第二次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前后，我利用他们提供的资料和自己实际调查的资料，编写了这个提纲，在贵阳市、黔东南自治州等地进行过教学和宣传，1980年黔东南人口学讲习班印发了这个提纲。借此次收集入册的机会，对导师们由衷感谢。

——吕 左

论述人口过程及其人口规律的思想家和人口学家。人口理论，就是他们研究和说明人类各个发展阶段人口过程与人口规律的学说和体系。历史上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阐述虽然互有差异，但是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两种主张。一种是鼓励增加人口，一种是主张减少人口。关于主张增加或减少人口的思想，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中就已经产生了。如管仲、孔子、墨子等人都有“地大富，人众兵强”的思想，反对晚婚，蓄妾、久丧、战争等等以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从三韩地少人口多的现实出发，提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孙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民众而货财寡”。以此论点否定过去人们认为人口稀少的看法。认为，人口多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主张减少人口，使其与货财相适应。在国外，生活在公元前427——前347年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主张一个国家的人口要适当，他在《理想国》一书中说：“必须不使人民过多而使国家过大，也不可使人民过少而使国家过小”。另一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认为，人口不应无限制地增长，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限度”。

（《政治学》）古代思想家们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人口思想著述，而且也留下了许多有关人口政策方面的丰富资料。例如，我国古代《周礼》中就有关于“男婚女嫁，保息民安”一类的规定，主张在安定中增殖人口。唐朝杜佑（735—812）的《通典》中，有“户口人丁论”，认为沉重的租税，减少人口增长，要通过降低租税来减少因逃税而走的人口。古代思想家们对人口问题虽然有过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但是人口

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确定的时期。十七世纪以后，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提出并对人口价值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赋税论》)十八世纪瑞典人口学者瓦尔根庭(1717—1763)已经看出了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作用，认为妇女生孩子数的多少，多半是由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我国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8)已经注意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概念，并通过对人口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趋势的结论。认为“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庸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他的这个结论，比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反动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1798年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或按几何级数增加”，“人口实际上永远不能增加到超过可以支付它的最低限度的滋养料”等论点还要早些。

二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总结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先进的人口思想，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从事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发

现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人口理论。他们在人口理论方面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是早在他们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的初期，以及后来他们的许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比较精炼而集中地概括了两种生产的思想。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又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着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②。这里指的两种生产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实际上就是广义上所讲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着人类自身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又影响着物质资料生产。两种生产无论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下都是同时存在的，无两种生产即无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只重视其中一种生产而忽视另一种生产，都会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不利的影响。

“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从事革命实践和科学的研究的结果，是他们一贯坚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证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明了两种生产理论的正确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从理论上弄清楚两种生产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掌握抓好两种生产的主动权，随时注意研究和调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他们指出，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界，无论在取得食物的形式上和种的蕃衍上，人同动物就已经存在着本质区别。在阶级社会里，总人口是由各阶级人口构成的，离开了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因此，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规律，历史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物界。^①”超阶级、超历史、超社会制度的“人口自然规律”是不存在的。

第三，他们阐述了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观点。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和统一，人们的实践活动，既是生产活动又是消费活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在人的一生中，生产和消费总是分不开的。因此，不能离开消费谈生产，也不能离开生产谈消费，即是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人是生产的主体，更是消费的主体。但是，人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作为生产者，要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首先是年龄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即必须是适龄劳动人口，又要有能力，身体健康；其次，要有生产资料和工作岗位；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92页

三，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离开这些条件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者。但是人作为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并不要什么特殊条件，凡是人都要消费，都要有供吃、穿、住、行、用等生活资料，并且终生都在消费，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消费的情况不同罢了。人在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这段时期基本上是消费者；在成为劳动力到丧失劳力的阶段，这是劳动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他们既劳动又消费，这是他们一生中创造财富的黄金时代，这一阶段作为生产力决定因素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本身的消费，为家庭和社会做出大的贡献；进入老年阶段或丧失劳动力以后，基本上又成为纯粹的消费者，直至生命的终结。因此，片面强调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某一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害的，必须辩证地全面地分析。

第四，他们在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对资本的构成进行了正确的研究分析，从分析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关系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规律。马克思说：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人口规律”^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生产不断扩大，资本有构成提高，资本中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相对增加，购买劳动力的部分相对缩小，引起资本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减少，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大批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常以流动过剩人口，潜伏过剩人口和停止过剩人口三种形式存在着。这种过剩人口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存在一天，相对过剩人口也

^① 《克马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必然存在一天。

第五，他们提出了控制人口的可能性。1881年，当世界人口还只有10亿多点的时候，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就预见到，“人类数量增长到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①。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为人类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实现，当时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第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象对物的调整那样，对人口生产进行调整，为人类的增长规定一个限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如何进行调整，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恩格斯不可能具体地讲清楚，更没有回答人口发展要作出个什么样的计划问题。

三

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对人口问题作过研究，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原理。列宁提出：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就不能使千千万万人免于死亡。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充分发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文化和健康水平。自觉地调整人口生产，就能使人口得到合理分布，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说：“人口的增长对社会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既批判了资产阶级认为人口数量，人口发展速度，人口密度是决定社会面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人口决定论；又阐述了人口数量多少，人口密度大小，人口发展快慢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能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这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大贡献。由于列宁和斯大林十月革命后都忙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列宁又逝世过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未来得及说明和论述。

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到哲学、经济学界，对恩格斯概括的“两种生产”理论都进行了非难。很多人认为“两种生产”的提法是二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元论。在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中，他们说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在理论上“犯了一个错误，他指出，决定社会和社会发展的，除了生产方式以外，还有种的延续”。后来苏联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利用，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人口不断迅速增长。”并把“人口不断迅速增长”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进行宣传和教育。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这是因为，这种“人口增长”理论本质上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